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二

列傳

五代二

劉鄩

牛存節

張歸霸

王重師

徐懷玉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勳

王虔裕

謝彥章

劉鄩密州安邱人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  
棣州刺史張瑒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瑒洪亦叛師  
範偽為好辭召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  
攻瑒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  
西攻鳳翔師範乘虛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洩不  
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時梁已悉有兗鄆以葛從周  
鎮兗州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鬻油城中悉得虛實  
出入之所乃以步兵五百從城下水竇入襲破之徙徙

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鄆乃悉簡婦人及老疾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堅守待援久之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奔守陴者多逸鄆乃遣人陽語彥溫曰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族城中皆惑奔者乃止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

斬之城下由是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以禍福諭郭

鄆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降以諭郭

案郭必俟

師範諭乃始降梁益效李世勣之守鄧陽事見北夢瑣言歐史失載今增乃亦歸梁太祖以

為元從都押衙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舊

人郭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見郭皆用軍禮郭居自

如太祖益奇之及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

長安太祖遣郭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長安為永平軍拜郭節度使末帝立為開封尹楊師厚

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鄆以兵屯魏縣

按冊

府元龜通鑑薛史皆作屯南樂

魏兵果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鄆以

謂晉兵患在魏太原可襲乃結草人執旗幟負以驢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鄆乃屯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鄆戰鄆報未可擊復遣問必勝之策鄆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鄆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

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鄆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鄆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飲以河水一杯諸將或飲或辭鄆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鄆營鄆不肯出而末帝數促鄆戰莊宗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而潛兵貝州鄆以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擊之鄆驚兵

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鄆為

員陣以應之兵再合鄆大敗南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

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於晉降鄆亳州團練使

案通鑑鄆

司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落鄆平章事是鄆曾加使相歐薛兩史皆失載兗州張萬進反

遣鄆攻殺之拜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諒叛陷同州末帝

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以書招友諒不報

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鄆與友諒親家

逗留養賊已而兵數敗詔罷歸洛陽酖殺之

案莊宗實錄云憂恚



發病卒薛史作張宗奭奉密旨逼令飲  
酖蓋當時已密之故實錄未得其實  
年六十四贈中

書令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以私姻移諭遷延貽誤軍計正當明正顯戮耳密令行  
酖何為哉昔子與氏引庾公之斯之事雖為取友者旁引  
曲証之端已非正道後世不知謀國者輒  
沿襲之以為公私交盡何啻失之于里  
子遂凝遂雍事

唐皆為刺史明宗王淑妃故鄆妾明宗晚年淑妃用事  
鄆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遂雍為西京副  
留守留守王思同帥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歸遂雍不  
納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及入立拜

遂雍淄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  
留守遂清以孝稱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  
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終安州防禦  
使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乃歸梁太祖賜之名字以為小校張晁攻汴存節  
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  
圍張全義全義來乞兵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

道使為前鋒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  
與太祖會內黃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  
節使都將王言藏船濠中期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失期存節獨破  
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  
周攻淮南淠河之敗存節所部獨全并收散卒八千以  
歸

案舊唐書昭宗紀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至淠河  
死傷略盡唯牛存節一軍獲免則存節自有將之

兵未被殘破薛史云存節作後殿收合所部並敗兵八  
千餘人亦不獨僅收從周散卒已也歐史不及存節所

部令補

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

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夜以兵急趣徐州傅城瑾方至  
驚曰來何速也不能攻而去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  
鳳翔使召存節潞人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  
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  
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夾城破存節目西都將兵應

接潰卒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

案五代史原文作存節等以餘兵歸

通鑑考異謂存節若自夾城歸則先過澤州後至天井  
關豈得已過而返救之梁列傳及薛史皆作存節自西

却應換夾寨潰卒通鑑取之敵  
史未明地理以致誤今據改

存節顧諸將曰澤州要

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存節舉策而先士卒隨之  
比至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遂入城  
助守晉人穴地道來攻存節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  
敵不得入乃解去累遷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  
叛附於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賊無井劉  
知俊之叛也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兵合圍欲  
持久以渴之存節禱而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

不能下未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  
反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河上存節方病瘠忠  
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  
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張歸霸字正臣

從薛史增

清河人少與弟歸厚歸弁俱從黃

巢巢敗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  
張旌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拔之以射賊一發  
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壯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

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睢柵睢追太祖歸霸發伏殺  
睢兵千人太祖攻蔡州蔡將蕭穎急擊太祖營歸霸輒  
與徐懷玉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克鄆使歸  
霸守曹州大敗朱瑾於金鄉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  
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  
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累拜河陽節度使開  
平二年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同產故用  
事梁亡族誅歸厚字德坤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以與

張旺獨戰而勝為騎長柳王友裕攻郛屯濮州太祖後  
至與友裕相失卒遇郛兵千人太祖望而少之與歸厚  
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已合郛兵大至歸厚以數十騎衛  
太祖馬中矢僵乃持槩步鬪太祖先還軍中遣張筠馳  
騎取之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  
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昇歸宣武遷右神  
武統軍厯洛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  
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亦善戰開



平初為滑州長劍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  
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指揮使苦戰齊魯間威震  
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  
兵不得入重師方病創卧帳中遽起悉取軍中氍毹沃  
水蒙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衆隨之遂取濮州重師  
身被八九創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  
得濮州而失重師乎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

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會重師  
輒遣裨將張君練攻邠鳳而敗太祖怒其擅發兵挫國  
威將召而罪之

案通鑑重師鎮長安數年貢賦不時乃  
召今入朝是重師獲罪非盡由讒構也

薛史亦  
不載

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

禮甚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遂敗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本名琮與梁太祖俱起微賤勇於  
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

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又敗之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克鄆破徐宿戰必捷賞賚以分士卒為梁名將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敗魏兵黎陽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楊行密清口之敗懷玉軍獨完收散卒萬餘人歸還沂州刺史王師範叛梁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還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又屯澤州晉人為隧以攻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

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軍數至懷玉堅守敗晉於  
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朱友諒叛附於晉襲鄜州執懷  
玉殺之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少事河陽李罕之從罕之降晉後  
以罪奔梁太祖以為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  
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  
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師厚為先鋒以浮橋渡  
漢擊敗之匡凝棄城走進取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拜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

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下師厚以奇兵入其西

門遂克之

案通鑑時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劉鄩等討知俊鄩等破潼關師厚以騎兵後至遂

克之是師厚實與鄩等同役鳳翔而鄩等亦非無功足錄者也與史互異晉周德威攻晉州

以應知俊師厚敗之於蒙坑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

義晉軍攻燕燕王劉守光求援於梁太祖為之擊趙以

牽晉屯於龍花遣師厚攻棗彊屠之進圍蔣縣晉史建

瑋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棄輜重走太祖遷東都

留師厚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  
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  
厚為天雄軍節度使師厚自太祖時嘗為招討使悉鎮  
梁勁兵既得魏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兵以彊羅紹  
威時牙兵盡死魏始為梁所制師厚乃復置銀槍勁節  
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勸勿行師厚曰  
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  
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兵城

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  
末帝謀討友珪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  
未決或曰均王仗大義誅賊其事易成若一朝破賊公  
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  
象先計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  
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鉅細皆  
諮之然心益忌畏已而師厚瘍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  
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

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驍

勇剛悍臨敵以身先梁太祖遣兄子友寧

案友寧乃朗王存之子歐

史作子誤攻王師範於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遣景仁以步

騎七千救之師範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中告

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

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

時太祖方攻郢州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至景仁



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出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遣裨將李虔裕設伏以待追兵至虔裕以死遏之景仁緩行全軍以歸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景仁代守宣州渥求宣州故物不與渥怒以兵攻之

案新唐書楊行密傳渥求茂章觀兵不得乃以兵五千襲之薛史作渥忌其勇悍欲除之皆與歐史互異景

仁奔於錢鏐鏐表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遣人召之遂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平四年為北面招討使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馳使者止之景仁已過邢洛不奉詔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罷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不甚敗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事鄆州朱宣為都指揮使梁太祖  
攻朱瑾於兗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救兗瓌趨待  
賓館欲絕梁餉道太祖偵知之選精兵夜疾馳百里且  
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大敗繫瓌及懷寶等至兗  
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  
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從平青州以為曹州刺史太  
祖即位徙相州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  
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剽奪敗走河

朔皆入於晉晉軍取楊劉乃以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行臺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以輕兵襲濮州瓌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斬其將周德威瓌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軍仰攻之瓌下擊晉軍遂奪山

此案

即王夷及傅所謂土山也原文不著奪山事於戰時形勢未盡且與建及傳不符今增瓌大敗晉

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瓌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少事梁太祖為小校尚讓攻梁戰

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  
珍募兵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裔馬蹶為蔡兵所  
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內黃遷衛山  
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  
檀別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  
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  
太祖欲自將救之檀表止請自拒敵卒全邢州以功加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

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奇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忠毅

馬嗣勲濠州鍾離人少為州客將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勲持牌印降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勲來乞兵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勲乃留事梁太祖以為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勲入說韓

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乞兵誅牙軍遣嗣勲以千人赴之盡誅牙兵語在紹威傳嗣勲亦中重創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少從諸葛爽起青棧間爽敗虔裕隨爽奔於梁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為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為先鋒擊巢拔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於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為多乃表為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

許鄭與梁為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既又遣虔裕拒秦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之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圍入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已而復來遷執虔裕降於晉見殺

謝彥章許州人幼事葛從周從周養以為子授之兵法置千錢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及壯事梁太祖為騎將時賀瓌善用步卒



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  
不過三千彥章多而並辦末帝時累遷匡國軍節度使  
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為北面招討使彥章為排陣  
使屯於行臺彥章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  
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  
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瓌心忌之一日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  
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

彥章陰以告晉並惡之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  
馬步都虞候朱珪夙與彥章有隙乃誣反瓌旦享士使  
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案審澄時為濮州刺史溫裕則別將也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三

列傳

五代 三

郭崇韜

安重誨

周德威

符存審

郭崇韜字安時

從薛史增

代州鴈門人為河東教練使莊宗

為晉王孟知祥薦崇韜為中門使甚見親信莊宗即位

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東保楊劉  
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為重塹以絕唐軍意輕  
之曰是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為伏兵敗歸  
問崇韜計安出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曰彥章圍我於  
北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必爭  
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圖也然  
板築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不得東十日  
壘成矣莊宗乃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渡河築壘

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急攻之不克還趨  
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宗  
韜延之卧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  
河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  
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  
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鄆州隔河難守不若  
棄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為界與梁約罷兵莊宗  
不悅召問崇韜宗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

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河北皆引首望成功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為界誰為陛下守者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積薪芻糧餉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大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即日下令軍中歸家屬於魏夜

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八日而滅梁推功賜崇韜鐵券  
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  
取天下而崇韜未嘗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位兼  
將相遂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迴避而宦官伶人不  
便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  
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  
乃以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  
宏領之尋罷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人曰吾佐天



子取天下令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歸鎮陽庶免禍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為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手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或以為言崇韜曰吾

位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  
上新祛射鈎之人也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  
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莊  
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  
還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辟鎮陽優詔不允因建天下利  
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  
忠武崇韜辭言甚懇至遂罷其命同光三年夏霖雨不  
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思得高樓

避暑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  
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  
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  
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  
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  
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  
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  
韜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

令羅貫為人彊直正身奉法頗為宗韜所知宦官伶人求請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宗韜宗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張全義為尹貫不為之屈而多按誅恃全義為不法者全義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與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所部復問何人下獄拷掠體無完膚

明日詔殺之崇韜諫以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明宗為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為自安計乃曰契丹為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為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為我副之乃以繼岌為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為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

于崇韜求為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  
成都宗弼奉宗韜甚厚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  
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  
弟宗渥宗勳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  
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  
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皆切齒思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  
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與從襲等共搆之

延嗣還上蜀簿莊宗怪所得簿延嗣因言蜀寶貨皆入  
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  
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  
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廷誨廷信從死于蜀餘皆見  
殺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一孫崇韜  
自以為子儀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  
者頗以為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  
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

志矣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為晉將以驍勇知名晉兵救朱  
宣福遷與梁戰死重誨少事明宗明宗鎮安國以為中  
門使及兵變于魏大計皆重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  
位以為樞密使累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自為中門使  
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處機密之任事大小皆參決其  
勢傾動天下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



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宰相任圜判三司以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重誨誣以罪矯詔殺圜而後白

事具  
圜傳

又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

欠二百餘萬請放之以悅人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偽也笞其人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

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鷄而仁福  
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以入佗  
日按鷹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宿州進白兔重誨曰  
兔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却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  
其性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  
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  
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  
國醴泉縣素無驛其令劉知章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

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為言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為己任遂欲內固社稷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玟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羈縻之明宗即位鏐遣使朝寓書重誨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玟副供奉官烏昭遇使

鏐攻恃勢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  
昭遇以為辱國固止之攻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

舞蹈稱臣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下制削奪鏐官

爵於是錢氏遂絕於唐

案吳越備史吳越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書不得通乃以絹書

上之天子始得聞馬是吳越未嘗絕唐與史互異

潞王從珂鎮河中重誨以其

非李氏子後必為患欲陰圖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

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我遇汝

厚何苦而反報曰彥溫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趣歸

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遣人誘致彥溫欲究所以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誠曰為我生致彥溫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重誨率羣臣賀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馮道等言從珂失守宜行法重誨又自論列明宗曰吾為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為我擔石灰拾馬糞以相

養活今貴為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

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

五代史補

載知祥將據蜀遣使以金賂重誨重誨喜之案重誨雖威福自專慮多召釁而歐薛兩史皆不著其黷貨且云重誨死後家貲不及數千緡況此時正欲裁制知祥豈有反喜其通賂之理陶岳之言恐不足據凡兩

川守將更代多用已所親信必有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以為圖已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為西川監軍知祥即日斬嚴又分閬州為保寧軍以

李仁矩為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  
二人遂皆反初明宗幸汴重誨欲因以伐吳明宗難之  
後得吳謀者言徐知誥欲舉吳稱藩願得安公一言為  
信重誨大喜因謀者遺知誥玉帶而不以其事聞逾年  
知誥之問不至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告變言  
樞密承旨李處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募士繕甲欲  
自伐吳又與謀者交私明宗初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為  
解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

德儉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重誨論請不  
已明宗怒乃趣中書議代馮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  
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為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  
光為樞密使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  
川路險糴運甚艱每一石致一斗自關以西民苦輸送  
往往亡聚山林為盜賊明宗欲自行重誨止之請行關  
西聞之皆恐動重誨曰馳數百里督趣糴運晝夜不絕  
斃路道路者不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



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為弘昭言昨被讒幾不自全賴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上言重誨怨望至營恐生事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狀因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召還過鳳翔弘昭拒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宦者安希倫坐為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代遣樂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二子崇緒

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京師明宗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答拜從璋以槌擊其首重誨妻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夫妻皆死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明宗下詔以其絕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為罪并殺其二子餘子孫皆

免重誨得罪知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  
去潞王也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為人勇多智能望塵知敵  
數事晉王為騎將累遷內衙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  
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曰生得  
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以白馬  
朱甲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  
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

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因戒其部兵見白馬朱  
甲者佯走避之德威微服雜伍中兵始交德威部下退  
走章奮猶急追德威從其後揮鐵鉞中章墮馬遂生擒  
之梁攻燕晉遣德威為燕攻梁取潞州梁捨燕攻潞圍  
以夾城潞州守將李嗣昭城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  
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  
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  
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

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難告且召其軍德威即日還  
軍太原留兵城外徒步入伏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  
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如初以功拜振武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  
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于晉晉遣德  
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栢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  
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于野河北德威告  
莊宗曰梁軍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

提孤軍出千里利速戰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衆寡  
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  
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所長也今軍河上  
迫賊營門非吾用長地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  
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鄆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  
以策勝也已而獲梁游兵問景仁何為曰治舟數百將  
以為浮梁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鄆邑德威晨  
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

軍以出與德威轉關數十里至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  
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欲戰德  
威持馬諫曰梁軍遠來必不暇齎糧揆縱其能齎亦不  
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至未申  
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  
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  
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  
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

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出飛狐擊之入祁溝關取涿州

遂圍守光於幽州盡下燕諸州縣踰年破幽州以功拜

盧龍軍節度使

案遼史周德威鎮幽州時盧文進引遼師攻之城幾陷以救得免此事新舊史

皆失載

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出黃澤關以襲太

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

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

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用鄩軍而敗

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



挫人鋒故其用兵常伺敵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  
兵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  
趨汴州軍宿胡柳陂梁軍至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  
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梁人  
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  
勝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以逸待勞王宜按軍無動  
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  
勞乏而乘之可以勝莊宗曰吾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

復何為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為公殿遂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鎮定軍居左德威軍居右輜重次右之西兵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言使其父子至此及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庭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初名存少賤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嘗為妾歌甚善主將馳召存審存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就名使歌而悅之得不死後從李罕之歸晉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為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瑋

薛史作李康

又攻潞

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  
深州圍藹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魏博叛  
梁降晉存審為先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  
與劉鄩相距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以功累遷為  
安國軍節度使徙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  
幽州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  
莊宗疑以問諸將存審獨以為當救以騎兵五千擊走

契丹

案契丹國志存審令步兵陣於後先以羸兵曳柴  
燃草而進烟塵漲天鼓譟合戰乃趣後陣乘之遼

太祖大敗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

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遷內外蕃漢馬步軍總管  
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  
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弱糧少而新降人  
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  
軍知吾利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  
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  
言有黑氣狀如關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

大敗之郭夜遯去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弑趙  
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  
審破之存審為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  
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入塞乃以  
存審為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  
人慰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為大將不得與  
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時郭崇韜權位已  
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已上沮之存審妻

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與公鄉里之舊奈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鎮宣武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出其身所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

勉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初為汾州刺史明宗入洛時為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為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歷鎮昭義泰寧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稍責之奴懼夜叩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太尉彥饒為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反迫彥饒為帥彥饒陽許之明日衙見伏甲



誅諫詔褒其忠略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  
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  
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徙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  
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  
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過  
彥饒謝語不合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其麾下大譟追  
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屯駐軍將馬萬等擒彥饒送  
京師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詔削官爵殺之彥饒以一旦

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本意以反見誅非其罪也彥卿宋史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四

列傳

五代

四

史建瑭

臣翰

王建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郎

李嚴

李仁矩

毛璋

朱弘昭

劉延朗

康思立

康義誠

葉彥稠

史建瑋字國寶

從諱史增

鴈門人父敬思為九府都督從晉

王入關破黃巢擊秦宗權常將騎兵為先鋒上源驛之

變為梁兵所殺建瑋少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

潞州建瑋已為先鋒梁兵數為建瑋所殺相戒避史先

鋒柏鄉之戰周德威擊梁左軍建瑋擊其右大敗之以

功加檢校左僕射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圍棗彊

蓀縣晉精兵皆在北獨符存審與建塘以三千騎屯趙  
州梁兵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塘分其麾下五百  
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  
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  
數日皆殺之各留一人縱使逸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  
明日建塘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  
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梁兵得歸者皆言晉軍  
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時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得并

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累  
功歷貝相二川刺史晉軍討張文禮建瑄以先鋒兵下  
趙州進傳鎮州攻城門中流矢卒

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為將沉毅有謀  
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為唐天雄軍步軍彰  
聖馬軍兩都指揮使事晉歷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  
稱之史氏世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義成軍  
從事闢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齎張式

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  
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

詩史冊府元龜俱作李建及或當賜姓如元行欽故李連同傳未可知也

許州人少

從李罕之奔晉為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鄙邑  
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望見鎮定兵  
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矣奈何建及選二  
百人馳擊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  
累功拜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負



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抑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  
梁兵先至登山陣莊宗至山下曰今日得山者勝馳騎  
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  
土山建及呼其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取之  
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為南北城于河上  
梁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竿維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  
城危甚建及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戰艦而以  
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竿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

南城瓌解去建及為將喜以家貲散士卒宦官韋令圖  
監其軍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出為  
代州刺史怏怏而卒

元行欽幽州人為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  
欽以兵囚仁恭於大安山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  
攻幽州守光使行欽募兵雲朔間時明宗略地山北與  
行欽相拒廣邊軍行欽履敗乃降明宗養以為子常從  
立功莊宗間行欽驍勇取之以為散員都部署賜姓名

曰李紹榮莊宗與梁戰潘張軍敗而潰得三四騎馳去  
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  
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  
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絕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  
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道平生戰事為  
樂怪行欽不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  
與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趙在禮反於魏以行欽為鄴都行營招撫使討之行欽

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再拜  
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大譟行  
欽具以聞莊宗大怒乃益召諸鎮兵屬行欽行欽分為  
五道毀輪扉為筏渡長慶河攻寇氏門不克時邢洺諸  
州相繼叛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親征羣臣諫止乃遣  
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軍變  
入魏與在禮合行欽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明宗自魏  
引兵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行

欽殺明宗子從璟語在宗室傳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  
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  
雉問冢名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罷酒去西至石橋  
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  
同今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榮澤欲單騎渡  
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  
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撫養位將相危難不能報  
國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地誓

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

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至平陸為野人執送虢州刺史

石潭

薛史作縣  
今裴進

折其兩足檻車送京師明宗見之罵曰

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

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流涕

安金全代北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為騎

將數從莊宗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太原梁晉相距河

上晉兵皆從太原無備梁將王檀乘虛來襲監軍張承

業大恐率諸司工匠城守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  
曰太原晉之根本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尚  
能為公破賊乃被甲跨馬率子弟及故將吏百餘人夜  
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  
莊宗不以金全為能終不錄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  
宗即位拜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  
年召還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晉王討黃巢至華陰聞得之時方

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從擊王行瑜李匡威  
又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以功累遷左廂馬軍指揮使  
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建豐為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  
洛三州擊梁將王千斬首千餘級從戰胡柳指揮使孟  
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之厯洛相隰三州刺史病風  
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京師加檢校太尉遙領鎮南  
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年二十渡河遊梁不見用歸莊宗



于河上數有功同光中為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名  
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節度使孔循懷二  
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  
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得公有不殺之恩奈  
何欲納總管而負國循不答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方在  
汴鄴欲殺之循知其謀取之藏其家鄴無如之何乃將  
麾下西迎莊宗於汜水鳴咽泣下

我通鑑鄴守汴石敬瑭使裨將突入封邱

門據其城鄴遂請降似不及復迎莊宗附載以志疑

莊宗亦為噓唏乃使為先鋒

莊宗遇弒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拜鄴夔州刺史以兵出三峽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又取歸州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死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趙王王鎔為軍校自晉救趙破梁趙常遣習將兵從晉張文禮弒鎔上書求習歸趙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世受趙王恩王嘗以一劍與臣使

自效今聞王死欲以劍自殺念卒無益請擊趙破賊報  
王寃莊宗壯之乃遣閻寶史建瑋等助習討文禮以習  
為鎮州兵馬留後習攻文禮不克莊宗用佗將破之拜  
習成德軍節度使習辭願授河內一鎮得自攻取之乃  
拜習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  
徙鎮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鎮兵討賊未  
至魏而明宗兵變遣人招之見明宗於胙縣平盧監軍  
楊希範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將殺之指揮

使王公儼紹希望曰習家不足慮宜分兵守城以虞外  
變希望信之公儼因擒斬希望習家由是獲免而公儼  
宣言青人不便習因自求為節度使明宗乃以房知溫  
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登州刺史公儼不承命知溫擒而  
殺之習復鎮天平徙宣武習素為安重誨所不悅乃以  
太子太師致仕歸以其子令謙為趙州刺史奉養之習  
以無罪快快失職居歲餘中風卒贈太師子令謙蒙令  
謙在趙州有善政及卒州人號泣送葬者數千人當時

號為良刺史蒙為成德軍節度副使後事晉官至禮部侍郎  
烏震信都人本趙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習軍從  
討文禮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  
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  
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攻破鎮州以功拜刺史  
歷深趙冀三州震通左氏春秋為刺史以廉平有聲明  
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  
房知溫戍盧臺始至而戍兵龍啞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孔謙魏州人為魏州孔目官魏博入于晉莊宗以為度  
支使傾巧善事人莊宗及左右皆悅之自少為吏勤敏  
工書算頗知金穀聚斂之事晉與梁相拒河上十餘年  
謙調發供饋未嘗乏以成莊宗之業然民亦不勝其苦  
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為租庸使而郭崇韜用張憲  
為使以謙為副謙已怏怏既而建北都謙謂崇韜宜得  
重人鎮之非張憲不可崇韜以為然因以憲留守北都  
而以宰相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革

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以示崇韜而微泄其事革  
聞之懼遂求解職而以王正言為租庸使謙益憤憤求  
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之乃止  
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為謙言乃罷正言以謙  
為租庸使賜號豐財贍國功臣謙無佗能直以聚斂為  
事莊宗初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  
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  
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

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謂制勅不下支郎刺  
史不專奏事唐制也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  
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  
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郵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  
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庀入戶更  
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  
宗立下詔暴謙罪斬于洛陽市籍其家遂罷租庸使額  
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使為鄆州糧料使明  
宗克鄆得延朗復以為糧料使及即位累遷忠武軍節  
度使長興元年始置三司使以延朗為之延朗號為有  
心計以三司為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厯泰寧  
雄武軍節度使廢帝以為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三司晉高祖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  
調取之高祖深以為恨晉兵起廢帝欲親征而心畏高  
祖疑不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

為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高祖得延朗殺之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為刺史後事莊宗為  
客省使嚴明敏多藝頗知書而辨同光三年便于蜀為  
王衍陳唐興復功德之盛蜀人聽之皆竦動時蜀君臣  
皆庸暗而恃險自安窮極奢僭嚴還具言可取狀初莊  
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  
奇貨出劔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嚴無所得

而還莊宗聞之大怒曰王衍其能免為入草人乎於是

決議伐蜀冬魏王繼岌西伐以嚴為三川招撫使

招撫使嚴

為招撫使嚴吏部招討時軍中諸招討則郭崇勳副招討則李令德又東南而都招討則高季興嚴以招撫為

名故先行

與康延孝以兵五千先行所過州縣皆迎降至漢

州王衍告曰得李嚴來即降嚴馳入益州衍以妻母為

託即日以蜀降嚴還明宗以為泗州防禦使客省使如

故其後孟知祥屈彊於蜀安重誨用事思有以制知祥

者嚴乃求為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破破蜀

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為解乃笞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從容問曰朝廷以公來邪公意自欲來邪嚴曰君命也知祥發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愛惑朝廷爾即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李仁矩不知其世家少事明宗為客將及即位以為客

省使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  
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節度使董璋置酒  
召仁矩辭不往於傳舍與倡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  
傳舍牽出將斬之仁矩涕泣拜伏謝罪乃止明日璋置  
酒召仁矩見其妻子以厚謝之仁矩還言璋必反仁矩  
素為安重誨親信思以制璋乃分東川之閬州為保寧  
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已怒仁矩至  
鎮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攻閬州仁矩召

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以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能守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懦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即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遂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爲橫海軍節度使戴思遠軍校晉下魏博思遠出奔璋以滄州降晉以爲貝州刺史晉與梁相拒河上璋累戰有功莊宗滅梁拜華州節度使在鎮多不法議者疑其有異志乃徙昭義璋初欲拒命其判官邊

蔚切諫乃聽命瑋在華州得魏王繼岌伐蜀餘貲既富而驕淫嘗服赭袍飲酒使所得蜀奴為王衍宮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名為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瑋上言瑋遣子廷贊持書往西川疑有姦乃追還廷贊并瑋下御史獄廷贊歎稱實瑋假子有叔父在蜀欲往省之無私書瑋無罪名有司議瑋前任藩鎮陰畜異圖及處班行不慎行止乃停官勒還私第初廷贊之蜀與其客趙廷祚俱及下獄廷祚欲言瑋陰事瑋許以重賂既出責於瑋

不與延祚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中丞呂夢奇議璋前已蒙昭雪而延祚以責賂故復加織羅乃稍宥璋有告者言夢奇受賂乃移軍巡獄獄吏鍛鍊之璋具伏許賂延祚未與嘗以馬借夢奇而無受賂璋坐長流儒州已而賜自盡

朱弘昭太原人少事明宗為客將明宗即位為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于外董璋為東川節度使以弘昭為副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弘昭大懼求還京



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弘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為人後璋有軍事遣弘昭入朝乃免累遷鳳翔節度使以譏

殺安重誨

事具重  
誨傳

范延光尤惡其為人罷為左武衛上

將軍宣徽南院使久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有端諸大臣皆欲引去避禍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求去延壽使其妻與平公主入言于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罷以弘昭及馮贇代之馮贇者亦太原人父璋事明宗為閹者

贊兒時以通熙為明宗所愛以為進奏官及即位歷河東忠武節度使三司使明宗病甚大臣稀進見而孟漢瓊王淑妃用事弘昭及贊並掌機務大事皆決此四人及殺秦王立愍帝蓋自以為功又所用多非其人給事中陳又險諂好陰謀嘗事梁張漢傑又事郭崇輶輒敗死弘昭乃引以為樞密院直學士用其謀是時弘昭贊遣漢瓊至魏召愍帝入立而留漢瓊權知後事明年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徙成德范延光代漢瓊北京留

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潞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上道從珂由此遂反兵已東愍帝大懼遣人召弘昭計事弘昭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使者促之甚急弘昭呼曰窮至此邪乃投井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贊于家妻子皆見殺贊有子三歲其故吏張守素匿之以免漢高祖即位贈弘昭尚書令贊中書令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廢帝起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

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嵩而  
延朗為孔目官初愍帝即位徙廢帝為北京留守促上  
道帝召昭胤等議昭胤等皆勸帝反嵩又喜鬼神巫祝  
之說有瞽者張濛自言事大白山神神魏崔浩也言吉  
凶無不中嵩引濛見帝聞其語聲驚曰此非人臣也使  
問于神神傳語曰三珠併一珠驢馬没人驅歲月甲庚  
午中興戊己土嵩問其義濛曰神言如此我能傳之不  
能解也帝即以濛為館驛巡官帝將反而兵少又乏食

甚懼使曷問濛濛傳神語曰王當有天下可無憂於是  
決反使專美作檄書數朱弘昭馮贇之罪馳告諸鎮皆  
不應獨隴州防禦使相里金遣其判官薛文遇計事帝  
得文遇因大喜而延朗調率城中民財以給軍王恩同  
率諸鎮兵圍鳳翔廢帝懼遣曷問神神曰王兵少東兵  
來迎王已而東兵果叛降于帝帝入京師受冊明宗樞  
前即位冊曰維應順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帝回  
顧曷曰神言豈不驗哉由是益親信而專以巫祝用事

帝既立以昭胤為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專美為此  
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審虔為皇城使嵩為宣徽北院  
使延朗為莊宅使久之以昭胤嵩為樞密使延朗為副  
使審虔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而薛文遇亦為職方郎  
中樞密院直學士由是審虔將兵專美文遇主謀議而  
昭胤嵩及延朗掌機密初帝與晉高祖俱事明宗而心  
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頗自疑延朗等多  
言敬瑭可留京師昭胤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公

主不可獨留乃遣之會契丹數寇北邊以高祖為大同振武威塞彰國等軍都總管屯忻州屯兵忽變擁高祖呼萬歲高祖懼斬三十餘人而後止帝益疑之與延朗等日夕謀議常至夜分而罷高祖弟重脣為皇城副使公主母曹太后居中因得伺帝動靜言語以報高祖益自危帝母魏氏追封宣憲皇太后墓在太原有司議立寢宮高祖言陵與民墓相雜不可立宮帝疑高祖欲毀民墓為國取怨由此發怒罷高祖總管徙鎮鄆州延朗

等多言不可而止後月餘文遇獨直帝夜召之語罷敬  
瑋事文遇曰國家事斷在陛下敬瑋徒亦反不徒亦反  
遲速爾不如先事圖之帝大喜曰術者言朕今年當得  
一賢佐定天下卿其是邪乃令文遇手書除日夜半下  
學士院草制明日宣制兩班皆失色居五六日敬瑋以  
反聞廷郎等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惡言敬瑋事每戒  
人曰爾無說石郎令我心膽墮地延胡等屢迫之乃行  
至懷州夜召李崧問計文遇不知而繼至帝見之色變



崧躡其尾文遇乃出帝曰我見文遇肉顫遽欲抽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致悞大事刺之益醜乃已時契丹已立敬瑭為天子以兵而南帝惶惑不知所之遣審度將千騎至白司馬坡踏戰地審度曰何地不堪戰雖有其地何人肯立于此不如還也帝遂還自焚高祖入京師延朗等六人皆除名為民自延朗與嵩並掌機密延朗專任事諸將當得州者惟視納賂多少為先後由是人皆怨嵩心患之而不能爭每延朗議事則垂頭陽睡

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高祖聞焉常不與事哀之後復以為將歲餘卒專美事晉為大理卿開運中卒當晉之將起廢帝以昭胤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河陽節度使與審虔文遇皆不知所終

康思立本山陰諸部人

按薛史作  
晉陽人

少為騎將從莊宗破

梁夾城戰柏鄉累功遷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歷昭武

保義軍節度使皆有善政潞王起鳳翔愍帝遣王思同  
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  
人屬思同至鳳翔軍叛降從珂思立欲盡誅羽林家屬  
未及而兵已至乃以捧聖兵城守從珂兵傳其城呼曰  
西兵七萬策新天子爾五百人何能拒徒陷陝人於死  
耳捧聖兵聞之皆解甲思立遂開門迎從珂廢帝即位  
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之數徙鎮尋以老罷石敬瑭  
反帝幸懷州以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將從

駕騎兵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思立以疾卒于道晉高祖入立贈太子少傅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以騎射事莊宗為突騎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復為親軍都指揮使領河陽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從榮事起義誠素心結之獨持

兩端語在宗室傳三司使孫岳嘗為馮贇言從榮必敗之狀義成聞而不悅從榮死義誠始引兵入河南府召

岳檢閱從榮家貲岳至義誠乘亂使人射殺之又以從

榮故與朱弘實有隙潞王反鳳翔王思同率諸鎮兵圍

之

按通鑑載獲國安房威山南西道張虔列武定孫漢昭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九五鎮節度

興元

張虔釗兵叛降思同走諸鎮兵皆潰愍帝大怒謂朱弘

昭等曰朕新即位天下事皆出諸公然於事兄未有失

節今事至此何方轉禍當率左右往迎吾兄避以位苟

不吾信死其所也弘昭等惶恐不能對義誠前曰西師  
驚潰主將怯耳今京師兵尚多臣請盡將以西扼關而  
守招集亡散為後圖愍帝以為然幸左藏庫親給將士  
人絹二十匹錢五千軍士負物揚言曰到鳳翔更請一  
分朱弘實見士無鬪志而義誠盡將以西疑其有二心  
謂義誠曰今西師小衄無一騎東者人心可知不如以  
見兵守京師以自固彼雖幸勝特得度釗一軍耳諸鎮  
兵在後其敢徑來邪義誠怒曰如此言弘實反矣弘實

曰公謂誰欲反邪其聲厲聞於帝召兩人訊之兩人爭於前帝不能決遂斬弘實

謹按通鑑輯覽

卻批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滿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闕義誠輩早當異心逆將他適所可稍恃以支持者惟朱弘實耳雖其同守徐圖之計未必果能濟事而其心顯然不淳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黑白枉殺忠良譬之木將稿而復披其枝葉以義誠為招討使悉將禁軍以西行至能無立見傾覆乎

新安降於從珂清泰元年四月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為騎將明宗即位累遷侍衛

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

使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從珂以彥稠為招討使

冊按

府元龜作副招討使考安重誨傳索自通與彥稠並命必其副也歐史得之

明宗欲生得彥

溫戒彥稠毋殺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

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為靜難軍節度使党項阿埋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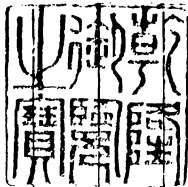
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靈

武康福會兵擊之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又逐

鹽州諸戎取所掠男女千餘人潞王從珂反彥稠為招



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為潞王兵所得囚之華州獄已而殺之晉高祖立贈侍中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四